

Classical

彩色珍藏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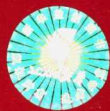


约翰·克利斯朵夫

YUEHAN·KELISIDUOFU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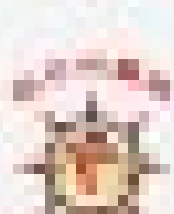
世界文学名著少年必读丛书

[法国] 罗曼·罗兰 著

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Carroll



約翰·克
里斯朵夫

THE CHRONICLES OF NARNIA

《納尼亞傳奇》系列小說



中國人民出版社

世界文学名著少年必读丛书

约翰·克利斯朵夫

[法国]罗曼·罗兰

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约翰·克利斯朵夫/[法国]罗曼·罗兰著;夏爵太改写;
益创独角王动画绘. —天津:天津人民出版社,
2004.1

(世界文学名著少年必读丛书)

ISBN 7-201-04721-3

I. 约… II. ①罗… ②夏… ③益… III. 长篇小说—法国—
现代—缩写本 IV. 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4)第003623号

法律顾问:泰和泰律师事务所 魏建清 律师

总发行人:王 庆

总策划人:陈大利

编辑总监:王 益

丛书主编:王 益

文字改写:夏爵太

内文插图:益创独角王动画 绘

责任编辑:伍绍东

封面设计:益创·文豪

约翰·克利斯朵夫

原 著 [法国]罗曼·罗兰

出 版 人 刘晓津

出版发行 天津人民出版社

通讯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邮政编码:300051

网 址 www.tjrm.com.cn

E-mail E-mail:tjrmchbs@public.tpt.fj.cn

印 刷 北京鑫富华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四川新华发行集团

开 本 889毫米×1194毫米 1/32 印张:6

印 次 2004年9月第1版 2004年9月第1次印刷

字 数 75千字 图幅:60幅

ISBN 7-201-04721-3

定价:12.80元

主要人物介绍

约翰·克利斯朵夫：本书的主人公。

约翰·米希尔：克利斯朵夫的爷爷，音乐家。

约翰·曼希沃：克利斯朵夫的父亲，音乐家。

哈 斯 莱：德国著名音乐家，克利斯朵夫第一次亲密接触的音乐人。

鲁 意 莎：克利斯朵夫的母亲，曾做过厨师工作。

戈特弗里德：克利斯朵夫的舅舅，鲁意莎的哥哥。

葛 拉 齐 亚：克利斯朵夫学生的表妹，少年时暗恋克利斯朵夫，长大后嫁给裴莱尼伯爵，在克利斯朵夫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了他。伯爵死后多年，成为克利斯朵夫的恋人，不久病逝。

奥 里 维：克利斯朵夫最好的朋友，和他一起度过了一生中最快乐的岁月。

安 多 纳 德：奥里维的姐姐，克利斯朵夫生命中很重要的女性。

弥 娜：克利斯朵夫初恋的女孩，她父亲是参议员。

萨 皮 娜：寡妇，是一家小针线铺主人。

阿 达：帽店女雇员，虚荣而俗气。

目录

第一章	新生	7
第二章	祖父的礼物	14
第三章	音乐神童	20
第四章	约翰·米希尔之死	27
第五章	弥娜	33
第六章	于莱之家	38
第七章	萨皮纳	41
第八章	阿达	45
第九章	醉心于音乐	50
第十章	葛罗纳篷家的女教师	58

第 十 一 章	离开母亲去巴黎	65
第 十 二 章	巴黎	84
第 十 三 章	高兰德	91
第 十 四 章	葛拉齐亚	97
第 十 五 章	奥里维	101
第 十 六 章	安多纳德	106
第 十 七 章	友谊	119
第 十 八 章	友谊的考验	123
第 十 九 章	女朋友们	133
第 二 十 章	燃烧的荆棘	148
第 二 十 一 章	新的一天	159

第一章 新生



莱茵河水蜿蜒地从屋后流过，雨水飘洒在河面上，雾蒙蒙的一片，遮盖了莱茵河畔那青青的水草和舟子旷达的渔歌。

雨敲打在窗上，溅起的水雾聚在一起沿着玻璃的裂痕缓缓流下。时至黄昏，天色黑了下来，更加重了室内的闷热。

小克利斯朵夫就出生在这一时刻。祖父约翰·米希尔来

看望，他埋怨儿子曼希沃还不回来。

“我想他在戏院里吧。他要参加预奏会。”鲁意莎说。

“戏院的门都关了，我才经过那里。他又撒谎了。”



开篇美丽的场景，寓意生命之初的美。

“哦，别老责怪他！或许是我听错了，他可能是在学生家里上课吧。”

“那也该回来啦。”他沉思了一会，很不好意思地放低声音，“是不

是他又……”

鲁意莎静静地哭了，约翰·米希尔沉痛地说：“我犯了什么天条，生下这个酒鬼的儿子？我这一辈子省吃俭用的，真是够受了！……可是你，你，你难道不能阻止他么？该死！这是你的本分啊。要是你能把他留在家里面的话！……”

鲁意莎哭得更厉害了：“求你，别埋怨我了，我已经尽力了……想到这些我就难过死了。那只能怪我，他不该娶我的，他一定在那里后悔。”老人望着她，摇了摇头：“可怜的小媳妇，是我为难你了，不能怪你。他后悔什么？”

“您明白得很。当初您也为我嫁给他的事很生气的。”

“当时我的确有点伤心。姓克拉夫脱的一百年来就没娶过一个不懂音乐的媳妇！象他这样一个男子——我这么说可不是怪你——很有教养，又是优秀的音乐家，真正的艺术家，很可以攀一门体面的亲事，用不着追求像你这样一无所有的人，既不门当户对，也不是音乐界中的人。但我并没怪你，现在我很乐意你做我的儿媳妇。不要再提过去的事了，只要老实地尽自己的本分就行了。”

鲁意莎以前是个女佣，嫁给约翰·米希尔的儿子曼希沃·克拉夫脱，大家都觉得奇怪，她自己也没想到过。

克拉夫脱家虽没什么财产，但在老人住了五十多年的莱茵河畔的小城中很受尊敬。他们是世代相传的音乐世家，从科隆到曼海姆一带，所有音乐界的人都知道他们。曼希沃在宫廷剧场当提琴师，约翰·米希尔从前是大公爵的乐队指挥。

他原来对儿子抱着极大的希望，不料曼希沃一时糊涂的婚事，把他的雄心给毁了。他先是大发雷霆，把曼希沃和鲁意莎骂了一顿，但他骨子里是个好人，在认清媳妇的品性以后就原谅了她，甚至还对她有慈

父般的温情。

没人明白曼希沃怎么会结这样一门亲，连他自己也说不出原因。鲁意莎身上没有一点儿迷人的地方：个子矮小，没血色，身子又弱，跟曼希沃父子一比真是极古怪鲜明的对照。

他们俩都是又高又大，脸色鲜红的巨人，威武而有魅力，健食豪饮，喜欢粗声大气地说笑。但世界上有些人永远做着出人意料的事，他们脑筋里常常会变得一片空虚，那时就把舵丢下了，无人管束的船会向暗礁直撞过去。和她定终身的那天，他却也非醉非癫，也没有什么热情冲动：另有一些神秘的力量，在别的力量睡着的时候乘虚而入，做了主宰。

那一晚曼希沃在河边碰到鲁意莎，在芦苇丛中坐在她身旁，糊里糊涂跟她订婚的时候，他也许就是在她怯生生地望着他的苍白的瞳子中间，遇到了那些神秘的力量。刚结婚，他就对自己所做的事觉得委屈，在可怜的鲁意莎面前也毫不隐瞒，而她只有诚惶诚恐地向他道歉。他的心并不坏，就原谅她了。但在朋友中间，或在有钱的女学生面前，他就又悔恨起来。

于是每次他沉着脸回家，鲁意莎很容易就从他眼中看出那股怨气。要不他就到小酒馆里醉酒，在那里忘掉自己，忘掉对她的怨恨。曼希沃掉到泥潭里去了。

像他的年纪，正是发奋工作，提高才能的时候，他却任凭自己向下坡滑去，让别人抢走了位置。



描写酗酒的父亲，渲染出小克里斯朵夫童年的不幸。

夜幕降临了。“父亲，”鲁意莎亲切的叫声唤回了面对炉火、沉浸在过去的和现在的伤心事中的米希尔，“天色黑了，您得回去了，还要走

好一程路呢。”

“我等曼希沃回来。”老人坚定地回答。

“不，求您，您还是别留在这儿的好，那会把事情弄得更糟，您也会生气的。您还是回去吧，求您了！”

老人叹了口气：“好吧，那我走啦。”他走过去用那扎人的络腮胡在她脑门上亲了一下，然后捻小了灯苗，走了。

床上，孩子在母亲的身边闹了起来。黑夜里传来圣·马丁寺的钟声，那严肃迟缓的音调，在雨天潮湿的空气中荡漾着，孩子的第一声啼哭还没完成就停了下来。那奇妙的音乐像乳汁般缓缓地流过他的体内。

夜空亮了，空气柔和温暖了许多，他的心情舒畅了很多，终于开心地笑了。伴随着潺潺的水声，缓缓的钟声，鲁意莎在孩子旁边睡着了。

时光慢慢流逝，昼夜不停地轮回，一个个星期过去了，一个月过去了，周而复始。

生命之钟沉重地来回摆动着，生命也在这缓慢的节奏中消失，惟独不变的是屋外那莱茵河的淙淙水声和圣·马丁寺悠扬的钟声，像是一曲永远不止的交响曲。孩子也就在这水声和钟声交织的音乐中长大了。

一天，小克利斯朵夫再也忍不住了，想到外边去。他听见路上好像有一只猫，一条狗，他爬上椅子去开门，却连人带椅都摔倒了，结果还挨了一顿打。

他总是挨打！

岁月流逝，克利斯朵夫渐渐长大了，能自己外出玩耍了。他的家在城边上，再向外就是美丽的田野。他在田野里尽情地玩耍，折一根树枝当利剑，随手一挥便有一队人马，而他就是将军；要是这树枝柔软的话，那就可以做马鞭了，他骑着马跳过悬崖绝壁；要是那根木棒很小，克利斯朵夫就是乐队指挥，也是乐队队员；他也是魔术师，大踏步地在

田里走，望着蓝天，挥着手臂。他命令云彩：向右边去。他指着花一点，命令它们变成金色的四轮车，像童话中所说的那样。

他找了一只蟋蟀，想叫它变成一匹马：他把棍子轻轻地放在它的背上，嘴里念着咒语。蟋蟀逃了……他挡住它的去路。他把一根旧绳子缚在他的魔术棍上，一本正经地丢在河里，等鱼儿来咬……。



傍晚，祖父散步的时候常常带着他一块儿去。他们走在乡下的小路上，穿过锄松的田，闻着路旁的花香，听着蟋蟀的轻唱。乌鸦斜蹲在路上远远的望着他们，他们一走近，就忽地飞走了。

这时老人非常喜欢给孙子讲故事，但要孩子向他请求，有个愿意听他说话的人更使他快乐。他喜欢讲他自己从前的事，或是古今伟人的历史。他讲着古罗马执政雷古卢斯，还有那个征服过欧洲的科西嘉人的离奇的传说，他们俩都非常喜欢。

祖父曾经差点儿和拿破仑交战。但他很赏识敌人的伟大。

他说过几十遍：他肯牺牲一条手臂，要是这样一个人物能够生在莱茵河的这一边。

当时拿破仑离开他的阵地只有四十多里，他们被派去迎击。可是那一小队人马忽然一阵慌乱，往树林里逃窜，大家一边逃一边喊：“我们上当了！”



科西嘉人：指拿破仑，因科西嘉为拿破仑出生地。

等到第二天，他们离开战场已不知多远了。他仿佛眼见拿破仑后



克利斯朵夫躺在小床上。父亲拉起了提琴，清亮而柔和的声音在夜里轻吟着。

面跟着无数的人，喊着爱戴他的口号，只要他举手一挥，他们便旋风似的向前追击，而敌人永远是望风而逃的。

这简直是一篇童话。祖父又锦上添花的加了一些，使故事格外生色，拿破仑征服了西班牙，也差不多征服了他最厌恶的英国。

“还是做个大人物好！”克利斯朵夫想。

晚上，克利斯朵夫躺在暖和的小床上。父亲拉起了提琴，清亮而柔和的声音在夜里轻吟着。但最甜美的是母亲俯在他的身上，哼一支老歌。他把小手臂绕着母亲的脖子，使劲抱着她。

她笑道：“你不要把我勒死嘛？”

他把她搂得更紧了。他多爱她！爱一切！一切的人与物！一切都是好的，一切都是美的……他睡熟了。蟋蟀在灶肚里叫。祖父的故事，英雄的面貌，在快乐的夜里飘浮……要像他们那样做一个英雄才好呢！……是的，他将来是个英雄！……他现在已经是了……哦！活着多有意思！……

这小生命，有的是过剩的精力，欢乐，与骄傲！多么充沛的元气！他的身心老是在跃动，飞舞回旋，教他喘不过气来。

他像一条**小壁虎**日夜在火焰中跳舞。一股永远不倦的热情，对什么都会兴奋的热情。



小壁虎：欧洲俗谚，称此种壁虎能在火中跳跃不受灼伤。

一场狂乱的梦，一道飞涌的泉水，一个无穷的希望，一片笑声，一阕歌，一场永远不醒的沉醉。

人生还没有拴住他；他随时躲过了：他在无垠的宇宙中游泳。他多幸福！天生他是幸福的！他全心全意的相信幸福，拿出他所有的热情去追求幸福！……

第二章

祖父的礼物

克拉夫特家族原在安特卫普。老约翰·米希尔少年时脾气暴躁，喜欢打架，因为一次乱子，逃离家乡。

他来到有个亲王驻扎的小城：尖顶红墙的房子、美丽的大花园错落有致地散布在一个柔和的山岗下，倒映在绿色的莱茵河面。

他是个出色的音乐家，四十岁后娶了王府乐队指挥的女儿，接着他承袭了岳父的差事。

他结过两次婚，有十一个儿女，但只活了一个。在米希尔指挥之下，亲王的乐队在莱茵河地区颇有名气。他有着运动家般的体格与火爆的脾气，这也是人人皆知的。

有一天他大发脾气之后，乐队罢工，他便提出辞呈伤心地走了。从此，他就糊涂地消磨日子，想出种种方法来消遣，例如修理改良乐器。

哎，他真是一位可怜的老人！于是约翰·米希尔把他的希望寄托在儿子曼希沃身上。

曼希沃从小极有音乐天赋，他的提琴和钢琴演技很好，还能玩别的乐器。约翰·米希尔对儿子的声名很得意。

但糟糕的是曼希沃根本没有思想，甚至不愿意思想。

他正如一个庸碌的喜剧演员，只知道卖弄抑扬顿挫的声音，而不问声音表现的内容，只知道又焦急又虚荣的留神他的声音对群众的效果。他洋洋自得地满足于音乐的表面，而不去考虑其中的内容。

他沉溺于杯中物，特别是在结了一门荒唐的亲事以后，愈来愈没有节制了。

凭着老克拉夫脱的声望，他才在乐队里还保住提琴师的职位；但教课的差事差不多全部丢了。这个打击不仅伤害了他的自尊心，而且影响了他的财源。



小克利斯朵夫出身于音乐世家，可父亲沉溺于杯中物。

小克利斯朵夫开始懂事时，正是家境最艰难的时候。那时他有了两个弟弟。在他六岁时，妈妈出门，他就照顾两个三岁和四岁的弟弟。这样，下午他不能再到野外去舒舒服服地玩。可是家人拿他当大人看，所以他也很得意，便一本正经地尽他的责任。

有一次，小克利斯朵夫穿上一件最干净的衣服到妈妈工作的人家去，那家人的孩子骂他是穷小子。两个有钱的孩子对穷小子起了一种儿童的、残忍的、莫名其妙的反感，想折磨他，便要他跳栏。

第一次他拼了一下命，居然跳过了。第二次，栏太高了，克利斯朵夫跌倒了。他擦破了手，差点儿砸破脑袋，衣服也撕裂了。他忍着痛，不敢叫出声来。他又羞又恼，想爬起来，两个孩子却一起扑到他身上。

他羞愧，悲伤，并且愤懑。他跳起来，给了小姑娘一个嘴巴，一拳把男孩子打倒在花坛中。

母亲非但不保护他，还扬手给他几个嘴巴……克利斯朵夫捂着被打红的脸，逃跑了。回到家，曼希沃也揍他，那股狠劲差不多可以打死一条牛。他们俩叫着嚷着。结果父母吵架了，火气都一样的大。

曼希沃一边揍着孩子一边说孩子并没错，说这是侍候别人的好处，他们仗着有钱，肆无忌惮。

鲁意莎一边揍着孩子一边骂丈夫野蛮，说她不同意他碰孩子，把